

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二

脩省類

脩德政以消災變疏

方鳳

正德年  
浙江道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仲選

嘉靖年  
廣西道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錦

嘉靖年  
江西道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栻

嘉靖年  
湖廣道

乞脩實政以弭天變疏

田成法

隆慶年  
河南道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儆戒疏

于石

嘉靖年  
廣西道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

萬曆年  
貴州道

敬陳天變民隱以裨脩省疏

孫鳴治

萬曆年  
貴州道

乞順民心回天意疏

党

傑

萬曆年  
貴州道

畏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萬曆年  
浙江道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濬臣

萬曆年  
江西道

乞蚤釋被建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消弭天變疏

胡鶚

萬曆年  
湖廣道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萬曆年  
四川道

脩德政以弭災變疏

方

鳳

嘉靖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

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烈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惡風暴雨夜以繼日冲撞搏擊大地震搖瓦石飛走 孝陵石欄

皇臣自是遂議  
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三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倒壓大江平湧潮水丈餘儀真居民漂沒及千餘家商民船隻覆蕩無數浮尸填塞觸目痛心變異之大未有甚於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  
因人事之感召而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

急臣敢昧死言之經筵雖日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實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詔方

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於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

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責  
主事被執益長貂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  
封無名賜第漸張閥閱之威欺君誤國如張銳等罪  
當萬死今則止於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橐黨惡  
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則止於降級而入官贓  
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  
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  
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

我 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

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機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誠僞而不可委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於私請而至於濫縱政令必信毋惑於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 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於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脩省務求實驗毋視虛  
文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  
此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疏

仲 選

嘉靖年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修德則災變爲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爲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爲損而固已爲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

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邇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爲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

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爲 陛下此言卽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

心卽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

彌災變而和氣充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

感召之誠亦唯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

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

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采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

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爲用人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

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  
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  
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  
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聖學之未敦

也伏願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

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  
狀利害始終備悉聖心瞭然施行或大臣有缺

或用方面重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制行應當是任  
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

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於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體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姦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擢官而卽與擢官或討 勅命而卽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

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福

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

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

臣

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理法是準以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平治之謂也所謂

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璵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棻以自下

而久廁 內閣蔡亨蔡銘吳大田以匪人而居華職

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耶

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朝剛於此輩人或令其

閑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順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說者謂  
其人君能謹天戒于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修常  
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于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

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人或  
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行賄賂文雖麗而大節  
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之未  
勵也其何以輔吾君以格

天意耶

臣

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廢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機至速也前者在廷之臣或論事忤旨在外之臣或守

法被戾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

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遜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

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

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志也是豈

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

近者 陛下於衛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

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

屢見也 臣等伏望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心哀而

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移近地不幸而死者得瞑其

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

爲天地生物以人爲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各得其

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

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  
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  
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  
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  
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  
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  
之前日民散不支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  
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

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

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均徭盡去貪殘酷暴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日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  
冬雷氷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

此然災變不已必主荒歉萑苻之盜伺隙而動不可  
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

平日乂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  
陣士卒皆市人唯充私役而不辯什伍凡年力精壯  
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  
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  
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

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乎社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之患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備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閑熟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

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學

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夫災異迭見

驚惶臣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

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斥以應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

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趙

錦

嘉靖年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 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

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

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脩省之實

臣愚雖身在萬

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  
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  
者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

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竝不曾設立丞相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於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

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

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

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  
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盜僭竊  
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  
楊士奇等始以 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  
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  
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 列聖相承循爲故典故議  
者以爲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叅  
與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

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廁跡  
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  
欲稟承于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  
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  
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  
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  
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路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  
則必扣剋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

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

而不敢與申理至於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薄以爲定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表公差給由之土物瑰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

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  
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  
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  
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  
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  
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  
諸司閣臣雖叅與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  
兩存其胃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

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

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于

臣言臣本

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

方之所共知者

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

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

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

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

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

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  
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

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

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

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

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

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  
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  
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  
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

嵩有可用之賢而關於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歸  
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  
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  
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竟

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  
培尅日衆而卒伍耗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  
贈諡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  
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  
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  
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  
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  
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  
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

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  
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

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閹宦卒  
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二匪人之故

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  
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列傳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旣識其奸退

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燕閒之頃深思而察

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

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

臣見

陛下常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  
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  
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  
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  
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

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  
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邊帥  
用倖以掊尅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廷之  
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  
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  
入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  
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克國自古  
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 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儆念操

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繩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  
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

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

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

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

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

斯言必將自謂直贊 陛下故人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

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 陛下明矣前此徐學

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  
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  
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  
臣以螻蟻之微上干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  
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况御  
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彼又將誰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曲爲中傷  
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之怒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

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  
職在諫諍目擊天變  
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元旦日食脩省疏

徐 棻

臣聞天人之際每違於幾微而帝王之德常成於懼近觀邸報該欽天監奏爲日食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寅朔日食分秒推筭共食九分九十三秒日未入見食八分一十八秒日已入見食一分七十五秒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竊惟日者衆陽之長以清明普照爲德正旦者二陽之首以生育長養爲事乃於茲時謫見於天蔽虧侵掩若此况入秋以來如西南之赤氣廣東之大水徐淮之荒歉並

見疊出已爲深災而又加之日食於三始數十年來  
未有天變如是之甚異者也夫十月之交詩人垂訓  
而春秋於日食必書其謹天戒也至矣蓋變不虛生  
而日食爲異食於正旦者爲尤異聖驟見之不覺憂  
懼恭惟我 皇上懋昭 聖德總攬 乾剛憂

勤爲圖爲化理其所以敬

天勤民者雖古帝

王之勅天命畏天威無以過也是宜克享

天心感召和氣聖三有比以聖警見度之豈非以

聖明在御而大小臣二惑職不效者之所致歟抑

天獨厚我

皇上欲

皇上寅畏自脩增益

聖德應之以誠轉之以福而永綿

宗社無疆之

慶也歟是以臣抱日中之慮效獻曝之誠而有不

能以自己也伏願我皇上深體上天仁愛

之意益虔帝王兢業之心應天以實恒謹時幾

之戒弭災以德愈養和平之福仍乞勅下禮部

咨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俱務竭誠脩省盡心職業

毋諉日食爲常數毋謂救護爲常儀要在盡人事以

答天道焉蓋日食之爲占陰盛陽微先儒謂小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象也以實應之則進君子退小人莫要於考察也卽當三載考察之期乞

勅部院務要矢心會同秉公持衡去留允當以明黜陟之典其兩京堂上官員仍令照例自陳毋妨賢路以儆有位斯君子道長而小人不得以濫厠其間矣以實應之則綏中國制夷狄莫先於自治也卽今防秋漸弛而武講遂疎乞勅該部轉行各邊諸臣務撫士卒嚴團練固城堡謹烽堠以爲邊防先事之備其各衙門政事關涉軍國利害大計及有闕失

竊敝大非民便可以上干

天和者許令諸臣具

實條陳伏望

賜之采納施行斯內治日修而可以

坐收外攘之略矣修弭之實交乎中外將見人事修

於下

天道應於上災變消伏瑞符日臻清寧位育

亨嘉暢遂而億萬年久安長治之休端在是矣臣待

罪言官適逢

天變義不敢隱上瀆

睿覽無任懇切戰兢之至

乞脩實政以彌天變疏

田成法

昔等切惟天人之理相爲流通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故人事之失足以干天和而召異人事之得足以轉  
災異而爲祥古之英君詎辟有值天道之變而卒能  
保至治於無虞者夫豈倖致哉皆由實修其政以爲  
消彌之道耳我 皇上以聰明仁孝之資膺奉

天承運之寄遐邇人心懽忻鼓舞太和流行於宇宙  
誠千載一時頃者乃有客星麗於壁宿光芒與目爭  
耀 慈慶宮後連房亦有燒燬之變旬日之間災異

迭見豈偶然哉蓋 陛下天之子也父母於子撫

育之又從而教戒之乃所以爲愛之至今日之變得  
非 天心仁愛因此以示警戒之意耶恭聞我

皇上齋心露禱減膳徹樂且諭內外諸司痛加修省  
卽此警惕之一念足以仰荅 玄穹潛消戾氣矣然  
而星變尚未泯滅其故何也 等以爲

陛下有是實心矣必有是實政而後格天有全功

陛下敬修於上矣必羣臣交修於下而後人道無餘  
事伏望 聖學聲靈而日新

聖德乾乾而不息動靜語默奉

帝則以周旋好惡川合體

天心以從事篤

宮闈之愛敬以端化理之源勤閑臣之召見以資啓沃之益防壅蔽則廣聽納於言路崇大體則存渾厚於精明撫運盈成而不忘復隍之警身居九五而恒念小民之依又必申命大小臣工共圖昭格有左右之任者殫心以輔台德期袞職之無愆有分理之責者協力以亮天功期庶績之咸舉撫綏于內者俾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禦侮於外者俾蠻夷寇盜永

無窺竊之虞斯則不徒有修省之文而有修省之實  
廢弛者無不振湮鬱者無不宣萬物和於下天道應  
於上而轉災爲祥之道在是矣昔商高宗恭默思道  
拳拳於同心臣辟之訓周宣王側身修行切切於靡  
人不周之言卒之雉雉旱魃咸不爲殃而益衍商周  
之令緒此非上下交修以彌災異之明驗也與伏乞  
陛下念天監之在茲思人事之當盡俯察微言特賜  
採納見之施行則維新之命益見其孔固而太平有  
道之盛永底於無疆矣

乞飭邊備練民兵以昭警戒疏

于有年 萬曆十年任

臣等切惟 帝堯卽政則景星出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而災惑退舍上下感應捷於影響故周禮保章氏掌天星察其吉凶以觀妖祥而漢儒孔安國云人君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蓋天道遠人道邇人事旣脩天變自回固理之不可誣者也恭惟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祖約已惠民明良協德遠邇向化所謂至治之世也固宜星辰順軌而休徵

協應矣何邇者

輦轂之下曠疫大行畿輔之地

恒暘不雨浙江之兵變繼作河西之赤光迷天而白  
氣並見浮圖峪等口天火焚燬徽州祁門縣大水漂  
溺均非 盛世之所宜有維茲四月末旬復有彗

星出見下起西北上指東南出似五車形如足鍊說  
者謂其色白其應主兵臣等反覆思之方今

聖明在上夷狄虜情洞若火照德蓄威服如固磐石  
而何兵之足慮也然顧有象者意者北虜之通好不  
可恃以爲常內地之兵政容有未得其當故

天心仁愛

皇上出災異以警懼之欲其防

漸以保億萬年之治安乎則申飭邊方武備團練

裹民兵皆今日所當亟爲修舉以仰荅

天意也請爲我

皇上陳之切自俺荅效順北虜

納款邊關數寧塞垣安堵雖遼左時驚亦每報克捷

蓋十有餘年于茲矣自

成祖犁虜庭之後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也識者顧不免隱憂焉何者虜不犯

邊則我備自弛虜旣內附則賚予必多以將帥則驕

縱目不識陣以卒伍則游惰身不荷戈甲兵朽鈍於

不試糧餉耗費於屢頒且俺荅旣故統馭無人或部  
落生心起釁挑禍以彼久蓄之銳攻我無備之師是  
可不爲之寒心乎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和爲  
權宜治甲繕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諭盟我則撫綏  
不倦彼若叛德我則攻守皆宜旨哉斯言蓋甚切今  
日之事焉伏望 皇上示諭本兵申飭邊臣大破  
常格勿襲故套剗將吏驕縱之習作士卒委靡之氣  
修其戈矛豐其糧餉而又簡閱以時賞罰必公使人  
人淬勵如李牧之兵日思一戰則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備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不可勝矣所謂邊方之備當飭者如此臣等聞古之教民卽戎者教之孝弟忠信使其知方教之務農講武使其有勇今備操軍丁咸以免死罪人充之其人無良可知也乃其子孫替補惟取充數不論強弱其力之不齊可知也此操軍之所以不足爲用也而緩急有身不得已而募兵召募之兵惟取其力足當以鋒勇足以突圍而無賴亡命之徒固皆兼收而並用之者卽三時鼓舞亦可藉其力而或少拂其心則卽敢爲不逞近日浙江

之事可鑿也惟民壯之設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蓋人多良民家皆土著其與操軍募兵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但今之民壯不專處之於行伍而多處之於衙門不專用之於馳射而多用之於勾攝近或以爲充役復行減革甚失立法之初意矣合無

勅下兵部行各省直撫按查各州縣民壯曾經減革者卽復原額間有原額過少者量行加添審編之法不拘上中下戶簡其膂力過人願意應當者卽行僉派酌議工食務定費用每兵備道所屬州縣俱赴該

道總爲三營比照京營事例春秋各操三月選設中  
軍教習常川操演分班比試各使耳熟金鼓之聲目  
習旌旗之色兵備道每月兩次較閱賞罰之歇操之  
日聽其務農生理各衙不得占役差遣則人人可用  
處處皆兵其有軍衛之處選其壯丁得入行伍可也  
所謂腹裏之兵當練者如此夫邊方備戎則有以得  
先事之防腹裏有兵則可以制意外之變以威外夷  
以安中夏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卽有天變自將  
有其象而無其應矣又考之書曰

明王順德四

夷咸賓宋朱熹亦曰其本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則飭備練兵弭災之具也而非弭災之本也臣  
等聞端陽佳節 皇上先期戒龍舟調駿馬于

內苑欲爲後天下之樂旣以彗星之出輒卽中止是  
遇災而懼之心卽格天弭災之本也然敬畏每生於  
感發而怠玩易起於因循伏望

皇上堅持此心慎終如始仙釋土木不以荒此心遊  
畋宴樂不以弛此心聲色紛華不以鑿此心以此心  
而慎起居以此心而節 御幸以此心而沉潛經

史稽賢章奏親近儒臣軫念民瘼則敬畏常存

聖心純一卽帝堯之兢兢易災爲祥易禍爲福者此也惟在 聖明留意焉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直抒愚見少助脩省疏

沈汝梁

二月上

臣竊惟人君以身爲天之子而昊天成命之凝承下而億兆生靈之所尊戴前而

祖宗鴻基之所

托藉後而子孫大業之所仰賴其位至尊其責至重是故天心仁愛常出災異以儆戒之蓋欲緣微儆著居其位而思以盡其責也昔者洪水之災日聞於唐虞而堯舜終不以此貶

聖明者何哉警予

其咨之語欽明允恭之德其所以祗事而消弭者固有道耳我太祖高皇帝克勤民事尤謹

天戒九年秋以七曜紊度求直言十八年春以五星  
並見求直言二十六年夏以太白經天求直言而亢  
旱減膳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此其心雖古  
堯舜奚加焉恭惟 皇上卽位以來親享

上帝敬天之心無時敢息是宜天心默順瑞應且疊  
見矣何災異頻仍歲無虛日以天文則有驟風暴雨  
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谷震之  
屢報水溢赤地之相望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旱澇  
之變在在皆飢饉流離之苦十一年來歲終各省直

類報災傷已軫

聖慮近又接報

慈寧宮被災復奉

聖諭上天示戒朕衷深切儆

惕中外大小臣工都各宜省愆思職共圖消弭以承

天心仁愛欽此

皇上之心卽

聖祖之心也

顧臣愚謂應天變者以實不以文善弭災者以心不以迹脩省之道非徒區區弭文末節可昭假者臣待

罪南臺以言爲職敢以六事恭獻

睿覽少俾修

省之助惟

皇上垂聽焉

一日勤講讀以熙

聖學夫人君之身在殿廷之

時少而在宮禁之時多虛靈之天易暢於講筵之頃而易逸於閒居之際我太祖高皇帝嘗召宋濂

于華蓋殿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及書洪範揭于左右以備觀省此聖祖勤學之盛典也

皇上日御經筵講求至理固與聖祖好學之心

同一揆矣然切計歲時寒暑除去四月中間朝祭亦有妨誤一年之中弗講過半况乎深居九重固儒臣所不得親侍從所不得陳少有放逸是所以熙

聖學者尤未純也臣願自今以後每遇經筵之時則

當假之溫顏舉凡治亂興衰不嫌忌諱使講臣得盡  
言以輸其忠至於萬機閒暇之時尤當常閱經史舉  
凡聲色遊玩一切屏絕使此心湛然悉歸于正則積  
習久而啓沃日多涵養深而聰明日開其所以爲盛  
德之助豈少補哉

二曰勤清問以宏聖政臣聞天地之氣必交泰而後  
其澤普君臣之際必交泰而後其道光我

太祖高皇帝嘗於便殿召王偉等講論政事夜分乃  
退 成祖文皇帝於左順門諭羣臣曰早朝奏事

不得盡言午後事簡卿等宜從容陳說朕亦欲隨時  
商議此 祖宗勤政之盛典也 皇上視朝有

期隆冬弗輟天下臣民莫不仰 聖天子勤政之

美矣然朝罷卽退便殿無由得見端拱深宮政事奚

由周知 臣願自今以後法祖宗故事於退朝之後常

御文華殿召大臣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

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至於

一應奏疏必令閣臣擬旨部臣覆議以求至當然後

上請少有未當許諫官從傍駁正審處而施行之則

情意通而政事爲之益周 國是定而體統爲之益尊矣

三曰宥諍臣以開言路夫 國家之建立言官也必選直諒敢諫之士以充備厥職而 國家之優容言官也正養其直諒敢言之氣以扶持正論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使人擊鐸搖鞀大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日總萬機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直言無諱耳 宣宗章皇帝諭楊士竒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

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卿等視朕行有未當須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此

祖宗容諫之盛德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起者舊

於淹滯之中拔忠良於廢棄之餘 聖德昭彰已

十有一年於茲矣臣願自今以後遠法 祖宗之

盛美益弘加納之 聖度狂直者必賜優容抵牾

者毋加斥逐勿以已有成旨而阻其忠諫勿以爲沽

名賣直而喪其節氣則從諫轉圜之盛真與列聖媿

美而天下生民利病不至壅塞而不通矣

四曰崇節儉以紓國用夫天地生財之數不在官則在民而國家理財之法與其藏富于國莫若藏富于民我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人君理財苟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豈可聚歛以傷國體

聖祖儉約之德真可爲萬世師法也乃今日之財以爲在民乎則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多有啼飢號寒之苦以爲在官乎則天府之儲日消月削每有經用不足之慮臣近接邸報見戶部財賦一疏有隱憂焉度之時勢而權其事宜孰有外於節用之說哉伏願

皇上自今以後按籍而稽量入而出百凡用度悉從  
儉約不急之費可省也而抵補之數不必取盈於太  
倉不時之賞可節也而內府之需不必復支於光祿  
則行之既久積之必裕蓄有九年計在萬世雖不錙  
銖箕歛自無乏匱之患矣

五曰蘇貧民以培國本夫災傷之地有田者固困於  
時艱而無田者尤難以自存救荒之法有田者固當  
蠲恤而無田者尤當周急今遇災之處荷蒙

聖恩特加蠲稅十分之三則有田之民既已霑雨露

之仁感頌

聖德於無已矣然無田之民本無升

合之可蠲則

聖恩之所施徒加於富民而貧戶

猶有流離之泣也况乎出粟賑濟之法其報名關給者率皆衙門吏卒之人而流離貧困之夫足跡不至城廓其於給領實惠奚有哉查得丁口之銀不拘貧富計口納官鹽鈔之銀亦無問貧富征輸與糧銀一例今鹽既不給而鈔尤日征獨不可酌議少寬以蘇流困之民乎成化二年江西各處旱傷

憲宗純

皇帝從御史趙欽之請

詔天下將本年丁口鹽

鈔通行停免此

聖祖賑荒之良法也方今災傷

頻形於秦牘貧民流散於四方

臣愚謂以後災傷之

處與其蠲免田租十分之三不如法

祖宗故事

將本年丁口鹽鈔銀兩盡行免輸則有田之民固得沾浩蕩之澤而無田之民亦可免征輸之苦貧富咸蒙實惠人人並沐

聖恩似爲今日救荒之所當行者也

六曰查軍伍以修武備夫

國家之備禦也衛所各

有軍額邊海各有兵戍所以爲防患之備者周且悉

矣乃今備所額軍逃亡過半年年行勾徒事虛文卽  
如南京各營原額官旗軍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一  
十二員名逃亡九萬二千九十五員名計少原額十  
分之七以留都如此其餘各省直衛所之廢弛可知  
矣今欲仍舊勾補則原籍隔遠奸弊叢生必終額數  
之久缺將欲置之不補則武備弗修廢弛日甚何以  
壯 國家之神氣臣愚以謂宜通行各省直衛所除  
自隆慶近年逃回嚴令行文關勾外其餘遠年失額  
隨於舍餘軍舍內抽選精壯貧丁願領月糧養贍者

收入補伍勿聽營衛各官一槩勾撥以致套弊失額則隨查隨補可以免行勾久稽之擾而軍多精壯可以無孱弱疲癯之患矣至若各省水陸之兵近多異境調募之夫彼其人非土著原無關心徒以糜公家之糧餉而况恃其群黨驕悍難馭有如浙江兵變之可鑒乎臣愚以謂此客兵者可以去而不可以遽去宜行令兵備各官如遇客兵事故缺役不必復召客兵充補只於本役名下召募土兵之精壯者充之仍將月糧給予土兵則數年之間兵皆土著率多強壯

可用之旅而容調之兵漸漸消耗奚有群據難馭之  
患哉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則

聖德日新而大政爲之益宏言路日開而國計爲之  
益培貧民日蘇而武備爲之益振宗社靈長之慶寔  
係于此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敬陳天變民隱以禱脩省頌

孫鳴治

萬曆十四年任

臣待罪南臺近接邸報該內閣傳奉 聖諭朕見

日以來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  
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云  
民固常懷懷於有德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  
一體憂樂相關其害甚大着各該有司明白條具奏  
請定奪庶以仰回 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  
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我 皇上見災

知懼而軫念民瘼卽此可以徵敬天勤民之至矣又諭各省有司條陳其略卽此尤可以下詔求言之盛心矣有言責者於茲而無一言以仰合

聖明是曠厥厥職也

臣

請得而言之夫言之當先者

在擇賢守令令非其人而欲民獲一日之安不可得

矣况

臣

初叨邑令其於斯民困苦之情聞見頗真而

寧能以默默無言乎夫我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

窮民每於守令嚴加黜陟頃當

大計考察之後

固無不自董也然豈無巧於彌縫僥倖漏網而深爲

民害者乎 固有以指陳其槩矣如征稅有定額火  
耗羨餘之必禁非不嚴也乃今則尚有不惟加火耗  
而且加派乎正數不惟加羨餘而且反令其增補者  
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如徭役有條編一切科  
派之悉除非不善也乃今而尚有由票不給小民不  
知該納之項私票橫行惡吏任意誅求之擾千條萬  
端不可勝害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二也夫帶征自  
萬曆十一年以前節奉 明旨俱在減免傳之各  
省非不通行也然榜文方掛而旋收黎民何由而驟

知乃催征反急於星火而比之正額尤甚借口加補別項橫虐里甲押追成羣哀號滿路是減免者祇濟有司一己之私而朝廷之恩澤毫不下究矣此

其爲百姓之苦者三也如詞訟重辟外至應得之罪或杖或贖而止此外不容加罰明禁非不厲也

乃今於無力杖罪則槩免其決杖而加倍折銀於有力贖罪則輒罰銀數十兩名曰公用罰穀數十石名曰補賑固有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以充其數者不然則監追立斃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四也如刑以禁

民之暴人君不得已而用之者催征之間小民容有  
貧窘而輸納不前者可槩以重刑加之也乎乃今一  
遇比較無論男女老幼夾梭連日致多損壞手足竟  
廢疾而終身不能耕作者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五  
也如夫馬等類驛遞冒濫之禁誠嚴夫固可以蘇小  
民之困也然有冲疲州縣未設夫馬皆經州縣官差  
撥尤宜思所以節省而調停之迺於馬匹夫役內每  
十抽其一俱征銀貯庫以爲多官按臨備用之名而  
其實歸於已且於所支給工食之正數亦爲之尅減

而或走遞不敷仍復借派於里甲之願替此其爲百姓之苦者六也如清丈田地原爲均賦俾富民無無糧之田貧民無無田之糧非不善也柰有司不肯親臨其畝而逐一踏丈亦不肯親查其糧而虛心均攤但憑里胥之低昂以故賄賂公行弊端日滋富豪之膏腴田地隱漏反倍于昔時其失額有由然也願以貧民之古道荒林山徑水窪而任情鋪糧取盈額數拖累更加於往其在湖廣承天等府有民屯之混雜有守備衙門司房校總等之侵占受害較他省獨甚

焉蓋不若照舊之爲便矣此其爲百姓之苦者七也  
如河南南陌一帶多陂堰之水利則渠道當疏如湖  
廣襄郢之間多漢水之爲患則隄防當築今渠道一  
任其豪強之兼併而方興旋廢能息心清查俾得以  
資灌溉之利者誰與隄夫一任其督役之包攬而雖  
築不固能量工加幫俾得以免潰決之虞者誰與此  
其爲百姓之苦者八也以上數條固未可槩論天下  
有司之皆然而臣之所耳聞目擊如此類者誠多其  
爲民害者不小是可不可不申飭而嚴禁之哉然則禁加

增以絕耗餘止私票以行由票張榜文以宣惠澤省  
重罰以正條律寬酷刑以全民命革抽扣以免借派  
均田糧以豁貧困正溝洫以通水利勤加幫以防隄  
決夫固今日之急務也臣又竊謂與其求政于有司  
不若求政於朝廷之上與其詢人不若省已粵

稽三五盛際 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第皆恐懼

脩省卽有災異示儆而 聖治不少損焉是故

堯切儆予之懼湯巖自責之禱 高宗之克正厥

事 宣王之側身修行 古聖帝明王所以挽

言亦何補哉誠不厭勞午躬親覽閱必欲見之實

行而殊多實效庶幾膏澤下流而民罔不得所者此

覽斷之當親也方今經筵日講儀制非不井井具

矣顧嚴然而臨肅然而退所橫經而論議者其能悉

當聖心乎臣以爲凡有疑義當渙發綸音令

其旁引曲證必求其洞然豁暢而後已又徐究以

古帝王治世養民之道而效法之則恭隆且且暮遇

此講讀之當專也臣觀古聖哲之君不下皇序

而吏弊民妬若燭照數計而毫無隱情者以

召對時舉也。今元輔以及部院大臣皆足以啓沃而廣忠益。

皇上誠虛心訪問，相與商確而籌策焉。務求經世之訃謨，毋徒一咨詢而輒罷。則所以裨益於靈明者，豈鮮取哉！此顧問之當詳也。自古諫官之設，所以弼違而補闕也。故雖言涉過激，或至於指摘宮闈譏切。

君身

明主亦必霽顏色而受今

皇上加納讜言，固塞諤伸氣之日。第頃者建言之臣如范雎、龔仲慶、蔡時鼎、王學曾、姜應麟、沈璟等相繼貶竄，若不亟召還職，則直臣稍稍自阻，脫有事

回乎

天變也蓋如此我

皇上峻德洪猷超

三軌五凡所以釀醇和而來休禎者固無異

古帝王儆惕之衷也臣愚以爲今日尤當亟圖者其

說有六焉 人主一心養之以義理則清而措之以

嗜慾則溷故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也麴蘖饁膳迷心  
之毒也珍奇玩好蕩神之器也我 皇上當深居

嚴禁之時誠守一葆真若禦大廷對臣民一切聲色  
玩味息屏斥之而不使眩惑其心則此心洞灼化原  
而百姓顛連疾苦之狀將時惕於念慮四海必且陰

受其福者此嗜慾之當屏也古者英詛之

主往往以晏安爲戒故未明秉燭夜分列炬備載圖  
史者班班可考我 皇上留心上理雖日不暇給

然爾來臨御之時少燕豫之時多得無少勵精之意  
乎今誠早 朝晏罷宵衣旰食而圖所以綏養元

元之方則 君勤於民隱而臣顧有怠於政治者必  
不然矣此臨御之當勤也 人主雖至聖神間闕

細務弗能周也今百官奏疏四方之利病具焉故事  
一一傳之該部知道而不思所以區畫而究竟之則

關 國計民生又誰敢爲

皇上陳之乎此言路之當廣也是皆書生一得之愚  
知非經 國之遠猷然一念大馬之誠於

盛世不無少補惟 皇上留神垂聽焉如以臣言

可採將臣所見聞之弊政申飭通行各省直撫按痛  
加禁革而又以後所言之事時備省覽庶幾

君身強固 君德清明官邪知警民隱日恤災變

潛消 天休茲至 皇上所謂共享太平之治

者或在於是乎臣不勝悚仄願望之至

乞順民心回天意以禱脩省疏

党 傑

萬曆十三年

臣等切惟

皇上神聖當乾雨暘時若天下際豐

亨之會十三年于茲矣邇者

畿輔重地亢陽爲災

荷蒙

皇上遇災而懼精誠虔具于

宮中祈

禱遠步于郊壇且屢塵

明詔恤淹獄緩征賦減

燒造懲貪墨諸凡脩省之事無不舉行此雖商湯之

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奚讓焉然而歷時日久

甘雨未沛則天心之仁愛

皇上必有在也

臣等

待罪留臺仰承德意用是冒陳四事冀助脩省萬一  
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減織造臣等聞之書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則衣服之敦朴自古尚之矣恭惟我 太祖碎麟  
金之牀 成祖服澣洗之衣是以后宮左右一時  
服用俱尚簡朴 祖宗之崇儉也如此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織造常聽人言罷之此盛德也  
然罷之未幾而諸司猶膠于故常迨今織造錢糧則

逾加焉花樣奇巧工力煩密目等常見工人筭帳每  
龍被一件描工剔花費值不下百餘金每龍袒一件  
堆花錦繡費多至六七十兩則其他可知臣等仰思  
皇上宮闈之內一年袍服能用幾何西南蘇杭等處  
日進月進所供者不知其幾十萬也非空貯于玉笥  
設而不用則濫錫于左右靡而不珍至于民間麻縷  
百結衣不蓋體九重之邃何由聞見則所以忽  
民之隱而干天之和者未必不由于此也臣等望  
皇上敦朴爲先勅下該部查議各處織造所用

錢糧何者爲舊額當依何者爲新增當減所用衣袍  
何者爲簡朴當進何者爲奇巧當止不必通計一年  
之用數以爲織造定數如一年足用暫停一年如一  
處有餘暫停一處如是錢糧漸省則徂求漸緩庶幾  
民心悅而天意回此非脩省之一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省工役臣等聞之聖王惠養元元每欲相安于  
田里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唐太宗墜秦止一殿  
之營彼時上下寧謐時和年豐談至今美之

皇上卽位以來一切興作俱各報罷又且軫念飢民屢次蠲免可謂安矣頃因被災而土木遂至煩興夫人君以天下奉其親何惜于一官然以

皇上萬壽無疆而急營乎壽域以 皇上謁陵一

行而欲建乎行宮此幾于工役之煩矣故年來幾輔軍民創建甫出供應隨之版築未幾運轉繼之夫民安然後四方可安今也節年勞役而都民疲困所以傷民之力而干天和者未必不由于斯也 臣等望

皇上垂念邦本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慈寧工

役固難中止然皇木之採道路艱難當議減也壽宮之修尚有餘日當議緩也行殿之營事尚未決當議罷也減一工則民省一工之勞寬一役則民受一分之賜由是土木不興則朝野相安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可得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慎刑獄臣等聞之書曰庶慎庶獄文王罔知罔兼非忘之也蓋以法者所以公天下付之以人而已無成心則刑獄不寃而天心可感格也

皇上卽位以來每用刑罰叮嚀致慎雖虞帝欽恤之

心無以加矣然有一二事間或不然臣等思刑者一時之喜怒法者朝廷之大信不可忽也邇來以重祿付之鎮撫以大刑付之厰衛官校拿人勢如猛虎官司羅織毒如蛇蝎致使外而撫按不得詰其罪內而法司不得執其律雖臣等望皇上以罔知爲心和者未必不由于此臣等望皇上以罔知爲心勅下該部今後一切刑獄在外則付之撫按使之緣情以定罪在內則付之法司使之酌律以用刑

皇朝通志卷之二  
皇上高拱穆清推酌其宜平反之將見仁義並施一  
天之普物無心也由是刑法適中則人不稱冤庶幾  
民心悅而夫意可復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一曰恤邊民臣等切見邊方之民內供賦役外迫強  
虜視腹裡則又異矣今之時虜酋款貢邊民雖稱安  
枕也然猶有所不忍言者何也重辟有五斬居其首  
今之邊民遇虜入境則橫罹于鋒刃而死亡可憫又  
大師所至玉石難辨間有以假首充虜及無辜堪哀

且充軍下死罪一等非易言也今之邊軍有願退逃竄而妄拿同名以冒頂者有假捏姓名而槩拿平民以應軍者此數難以枚舉也地方州縣衛所俱被其害而衛所爲尤甚蓋自總兵以至守備等官孰非該管上司以統左右之人下鄉捉軍誰得而阻之無論雞不得寧甚有避害而脫逃者有負累而死亾者每見臨邊地方村落蕭條人烟斷絕豈盡虜之害哉皆由捉軍致之也夫一婦含冤猶足以致三年之旱今舉各邊之民而使之含冤無伸有不干天之和者乎

自來邊方多旱正以此耳且元人有議徒民于塞下者九以實邊也今以見在邊民而任其朘削日盡萬一地方有事欲練土著則苦于無人欲募勇敢則苦于無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此係邊方之大關係而人多玩忽不之知也臣望 皇上加意邊民

勅下該部查議行令邊方撫按等官今後凡遇斬獲首級委官詳辨真假而中有假充虜首希圖功賞者查明奏處其一應軍士行令各營務俾加意優恤不致逃離遇有應請之軍照依腹裏清軍事例申請該

道下有司衛所核實解補不許仍前擅拿平民有犯  
者重處之勿貸由是邊民充實則得禦有賴庶幾民  
心悅而天意可回矣此非脩省之事乎伏乞

聖裁

與天變恤人言疏

黃華秀

臣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必  
有徵于一戒以天道遠人道邇也

陛下臨御以

來孜孜求理其于勅天之道似已備至宜若無所致  
天譴者適閱邸報災及

乾清二宮路寢煨燼

宸極震恐

臣以爲此非細故也變不虛生意必有以

召之者人事容有未至乎

陛下拊躬引罪恐懼

不寧亦旣屢修省之力而欲不虛

上天仁愛之

意矣

臣以爲此時發德音下明詔求直言布新德當

必有惟恐不及者大小臣工因事效忠稱意

俞旨當必有夕奏疏而朝施行者其奚待

臣言臣蓋

疏草而焚者再矣又數日伏覩遣人告廟外僅僅

詔告已爾其于諸臣封事之疏咸留中不發

惶惑以爲此非修省之實也

臣聞之太上修德其次

脩教以今諸人之論列其爲修德脩教也審矣而一

切不察

臣不知其何省而何脩也

臣謹仰察天心俯

稽輿論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隱憂知今日修省

當速舉行者三視朝也郊廟也納諫也當速議行者

一大婚也當共舉而通行者二太交也省刑也當講處而酌行者亦三舉逸也採辦也不難披心腹爲詳陳之惟 陛下試垂咎焉夫臨朝聽政豈僅故事

臣主于是乎親禮法于是乎維承式者肅望風者懷蓋其效至神也前代無論卽 祖宗視朝之制亦

無敢怠荒惟 世廟末造靜攝深宮而三殿之災

可爲殷鑒今 殷庭希御堂陛曠疎百官庶府思

欲覩 聖天子之威儀而不可得矣二宮火焚得

非天不欲 皇上以幽閒輟蹕之所而忘青陽總

章之居耶且

陛下以今之日何時也東倭猖獗

西虜跳梁水旱薦臻流移騷繹不以此時

御朝視事

召諸臣而圖得失求長綬遠馭之略

而欲

深居高拱以希無爲之風

臣

恐天下脊脊多

事也

臣

見古者謹災有召群臣便殿者有御殿門親

受章奏者是知諸臣之請視朝是也所當亟行也

國之大祀惟

郊與廟天地神明森然對越

祖宗靈英儼若降臨

聖代以前未有不親者乃

今數年不蓋遣代矣以爲無益耶則胡以祭也以爲

有益耶則胡以代也二宮天燔適值祭掃之日得非  
天不欲 皇上以內禁齋居而爲明禋報本之地  
乎且此事何事也而告廟之禮仍復不親天方降災  
而君猶未悔禍 陛下以災如是已也竊恐天意  
有未可知也臣見古者謹災有郊祀甘泉者有入告  
寢廟者是知諸臣之請 郊廟是也所當亟行也  
苦言利行苦藥利病秦以惡聞過而失隋以不受言  
而亡啓往鏡來可爲龜鑑 陛下督過言官厭薄  
讜論各臣動至數十章奏百無一發使喑啞而歸朝

陽寡和則焚煬赫焰之虞得非天不欲

皇上以龍樓雞幃之嚴爲文書架閣之府乎云胡言者踵至而猶未顯然施行也將天變爲適然耶將令中外之人以災爲諱也將鳳辰曰天自有獨斷而無庸于言耶不則諫官之設置欲祿糜之耶且使權奸根據而莫除皇路慕蕪而莫開臣以爲此非

國家之福也臣見古者謹災有詔求直言者有令群臣極陳得失者以知諸臣之請開言路是也所當亟行也乃大婚當速行而胡以云當熟議也蓋臣

聞男女之好婚姻以時則陽不愆陰不伏故禮謹  
采詩咏標梅誠重之矣我 太子諸王婚禮雖殊

然皆舉以十五歲未有愆期者歷歷可考也

皇長子十五歲于茲矣欲請以 冊立並舉則

陛下爲中官故謙讓未遑也若因是而復不允大婚  
之請則倘 中官過此而未有舉亦將閣是禮以需  
之乎竊恐 中官之心亦有所不安矣 臣謂齒均議  
嫡母均議長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制也

皇長子出講也 陛下特寵其與諸王異則今日

大婚亦乞

勅禮官按故事暫以

皇長子妃命

名而以

太子妃之禮舉之夫誰曰不宜此朝野

仰望之誠心

宗社根本之大計炕陽示誠天得

非欲

皇上安處周樓疏軒之中亦念

青宮胃禁之地乎且

皇長子與

皇女孰重

陛下已選

皇女嫔矣豈故愛女賢于愛子乎

臣

見古者謹災有司有請豫建太子者以知諸臣之請

大婚是也當遠議而行者也古者君臣上下手足腹

心協氣蒸蒸太和熟洽故天表之應應之以祥今也

宮禁端居堂簾萬里上既遠隔下亦濶疎大臣少格  
心之論小臣乏造膝之規人各有心心各一意譬之  
同舟而胡越然垂氣致異天固欲使內嬖之深穢易  
爲幄筵之親接也謂宜日賜燕見使元老得時奉徽  
音月數御門使羣僚得時望顏色而爲大臣者又當  
正笏垂紳而從容諷議爲小臣者亦宜隨職效忠而  
展采錯事要使君臣道合相得益彰此毋寧諸臣協  
恭和衷尤

陛下虛懷延訪之日

臣

見古者謹災

有謂君臣當交傲者有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以知

泰交之說是也古者罪止其辜罰不及衆故刑措之朝百端輻輳今也告訐門開抄沒習漸上旣督責下亦阿承籍良右以抵賊駢無辜而受虐誅蔓裂門桁楊載路祝融示倣天固欲使廣廈細旃之間亦念爛膚焦骸之厄也謂宜解煩苛之網追賊者恕之蠲連坐之誅被逮者原之而理官刑曹亦宜體好生之心不難平反以逆主奉

欽恤之詔毋輕枉陷以毒

民要使生者不死死者不寃此無寧諸臣秉公執法尤

陛下布德施惠之時也

臣

見古者謹災有請

肆赦者有議五覆者以知諸臣之請緩刑是也乃  
逸何以酌議也臣見草莽之伏多矣遺佚日久無論  
朝野傾心卽陛下前旨亦謂罪廢諸臣且當錄

用者乃邇時請而猶未蒙溫旨何也得非恐沽名

干進之徒濫與輸忠據赤者同科乎臣竊以懲饁廢

餐允計之左也語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今諸

臣之言纒纒在也其隨聲希進者與忠肝義膽者俱

灼然可考陛下試令吏部都察院從公查核分

別以請其千百折不回抗節砥柱者不次超遷以慰

人望次則循資推轉又次則稍寬謫禁以收人心將見舉不至濫野無遺賢中外欣欣彈冠相慶民心悅而天意得矣彼災變之來得非

天欲

皇上撫高居清穆之家亦念岩穴側陋之英乎臣見古者謹災有擇賢良者有蒐遺逸者以知諸臣之請舉廢是也夫採辦胡以酌議也臣見今採辦之困甚矣湟中之絨西川之扇楚之魚鮓南之回清蘇松之段疋逾年逾額供億不支蒿目憂時之臣請蠲而因以蒙恩乃一舉而付之烈焰之中此

天欲

皇上席重茵累綉之盛而思農夫織女之

艱也

陛下不以此時蠲額外之供停不急之役

廣大之以市民心計于今營繕方興物料等項其勢  
又不得不取于民加以東事告急兵餉日增轉輸盈  
途誅求四出有如居者不堪出辦之煩行者不耐  
途之苦東匱西竭新嗟舊怨裸然並作竊恐秦人戍  
澤之變可爲寒心矣臣見古者謹災有議寬無名之  
征者有議省內供之費者以知諸臣之請酌採辦  
是也夫天與人通者也人君承天而爲之子天

心仁愛

人君至無極也故六事責而七年虐焰

遂熄于桑林三言善而熒惑退舍不惟于火災

皇上邁德殷湯何論宋景哉况臣之所論列者非蒼

蒼是覆之天總臣庶之天也非臣一人之私言天下

萬世之公論也伏乞 俯順人心仰承天意

勅下該部着實舉行則官垣雖赭 國祚益堅殿宇

可建邦基愈固腹心耳目無煬竈之憂山龍火藻有

垂裳之慶主德日以精明君身日以強固不化災爲

祥易歉爲豐登海宇于雍熙之盛者臣請從欺罔之

誅若乃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此小人誤

國欺君之言

臣決不敢

爲當宁

獻惟

陛下垂採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臣不勝待

命之至

乞乘天人交感之機以圖消弭疏

王藩臣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上

臣等聞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也常遲有道之君與天感通災異之應也常速故雒維之異助商宗時憲之誠風雷之做啓周成親迎之駕假令二君漫不加省則其心與天不相應安能消孽反風若此之速而迄今頌商周之盛不衰也哉

皇上聰明神聖性自天植御極之始雅志法

祖敬

天年來朝講久輟舉動日殊上天威召

徵畢集無論

兩宮

三殿之災太白太陰之

見山崩水湧之異人心已爲驚駭頃者尚寶印綬六科廊等處伏惟回祿邸報方至而南都非常天變忽繼之風霾晝晦霆霹蔽空午日爲夜冬令爲春聲動陵寢之地按其會適符寧國開採之初

臣等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必有震驚而不寧者夫雷火鬱氣所發也天與人相通休與咎相感我

皇上靜懾以

來宮闈九閣堂簾萬里所恃以通下情者惟此章奏乃大半中格間有批荅痛快人心者孰非天啓其幾

乎顧其端雖萌竟未究厥施於天下幾何不鬱而  
雷爲火以代天下人心宣洩之也臣等目擊其變未  
敢毛舉以瀆 聖聽第以時事最急爲天下人心

所屬望者爲

皇上陳之夫天地一大父母耳大

君者父母之宗子則推天地父母之心舉

皇長

子之冠婚冊立而及時以行之非當今第一事乎伏

讀

明旨不曰喜事在邇則曰

典禮臨近柰

何請期不決卽

皇長子有納吉迎喜之心而不

能出諸口也氣安得而不鬱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則

思政府所關之重許首輔以生還亟點屢推有望者  
入閣與次輔政非擇相之先務乎伏讀

明旨每

曰政本重地豈可久缺又奈何屢推而不下致大臣  
負朝夕納誨之責而不能啓乃心也氣安得而不鬱  
糾道爲耳目之官世未有耳目不備而元首得成其  
尊者南北臺省落落晨星而行取諸臣且守候都門  
業已踰歲不得用伏讀

明旨不曰行取還候旨

行則曰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奈何明知不可已而猶  
預不決諸臣有排云披腹之想而不能匡其闕也氣

安得而不鬱

聖衷天啓

明旨昭然舉而行之在我而已矧欲斷之際正迷復  
晦明之會理亂興亡之機上天所以仁愛

皇上而反災爲祥惟在於此倘

聖意不可測竊

恐

天意猶有不可測者豈

臣等所忍言哉伏乞

穆然思幡然悟設誠致行無徒飭以空言則實心實  
政朝發夕聞人通天通諸祥畢至

國家治平之

盛永保無虞矣商宗周成豈得專美於前耶

臣等無

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早釋被逮諸臣以回天變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

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于發災變以譴告之  
尤莫大于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其省愆修政而  
養賢以及民也蓋天以林總之衆寄之乎君而一時  
豪賢尤天所挺生以爲民者故人君奉天出治匹夫  
匹婦不被其澤引爲已辜况所稱豪賢實心代君以  
任民事者尤當曲加優恤而可挫辱之係累之漠然  
不動念如今日被逮諸臣乎頃者

長陵雷火

明樓煨燼爲從前曠見之災仰歷

聖懷頒

諭內閣銓補官寮矜恤罪犯此誠

皇上敬

天之威畏

祖宗之靈而修政弭災之初心也

臣

等竊幸太平盛治可即日覩矣顧

皇上言之非

艱而行之惟艱諸臣望之彌慙而諫之彌直咸謂礦  
稅流毒宇內好貨乃其病根累牘連章併異報罷無  
非將順 德意以擴充善端云耳不謂 宸衷愈

增遲疑而致天災頻仍疊見靈雨逾月洪水滔天諸

陵松楸方駭蠶食而

神路橋梁又突冲决且自

都城至邊關數千里軍民廬舍半屬傾危邊牆亦多頽塌神人胥困中外繹騷虜可伺邊民易爲亂此等災異信非無因而然者閣部諸臣合誠叩

閣遠

邇臣民延頸待

命廼

皇上僅僅捐資興工

賑濟非不稱實政而政之最大最急幽可立解怨恫明可立躋平治者曾不加脩豈以非常之災此足消弭耶臣等謂礦稅橫征下歛民怨上下天和斷斷當罷而被逮諸臣乃天心所矜憐

祖宗所培養尤

急急當釋者也彼其膺監司郡邑之官有惠養元元

之責不忍貂璫肆虐擾害閭閻稍與相左卽被羅織以逮於獄馮應京蔡如川何棟如華鈺等繫之鎮撫司沈聽之陸道通等繫之刑部卞孔時等繫之錦衣衛各數年于茲矣原其事始非有不赦之條自取之罪以激怒 朝廷而爲 君以恤民爲民以懼禍

枉遭桎梏久禁園扉暑雨祁寒向隅獨苦青宵白晝覆盆自悲慘切愁深魂消魄落形骸瘦損肺腑焦枯旦夕莫必其命彼其同患難如吳應鴻王之瀚等已多困斃不獲生出獄門矣及今不早爲計安必非鬼

錄之續耶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一夫抱恨六月飛霜  
天人感召捷于影響矧諸臣忠義所激奮不顧身其  
節槩可以動 天天寧不爲民而怒乎其精神可  
以格 祖宗 祖宗寧不爲民而痛乎臣等謂

今日之災致之固多端而此其最喫緊也夫礦稅不  
利于天下諸臣詳言之 皇上亦洞燭之而幸停

止有日之 旨稍可慰人心故今天下每聽釋逮  
臣之早晚以上停礦稅之遲速若令無罪之牢久而  
益錮則天下將謂虐焰方職終無停期竊恐怨極忿

劇揭竿而起借言釋箕子囚以倡亂于一旦譬之突  
火驟炎防隄直決燎原奔海勢不可遏雖有善者末  
如之何禍患方來可逆睹之而不忍詳言之矣臣等  
仰 皇上好生之心本通于天地 祖宗而矜  
恤之 諭發之獨斷宣布至再天下 忍緩須臾

死以待 恩久矣 命令信如四時豈可以食

言爲故常乎伏望 皇上憫念被逮諸臣積苦已

極施澤宜先不改泣罪之初心早行解網之實政

勅下法司將見監馮應京等列名上 請應用者

用應釋者釋則 朝廷收忠良之益圉圉免冤抑之  
聲沉鬱一舒歡呼四動可以荅 祖靈可以回

天變

聖諭所謂脩實政者首當及此逮臣既釋

天下曉然慶礦稅之停止有期由是收內使罷橫征  
修 朝講 親祀典補員缺起廢官并省一切土  
木不急之役此在諸臣先後言之 皇上旦夕行

之一悔悟轉移間與天下更始而諸祥畢集妖孽不  
生億萬年 宗社無彊之慶端在是矣臣等無任

懇切待

命之至

兩宮災陳言疏

朱吾弼

萬曆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挺災見於

乾清

坤寧等宮肇戍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蓋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

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

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勲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

僞讒夫昌邪勝正乎

臣

謂火之失性至災

官寢

舉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

宋災者符則今日之火

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

碌尸竊

臣

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

者而參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

臣

所爲以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爲今日消弭第一

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

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

臣

獨

請亟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者誠凡

陛下深居

宮禁

臣

下隔絕惟宦官官妾之逢迎無

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

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下詔之靡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者優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覲顏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

盛時景象可畏已

臣願

陛下穆然思幡然省揣

上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官居而不

郊祀也胡然 官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官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虛其 國顛倒

其行也是 宮之爲崇也以 宮之爲崇而燔其

宮豈非 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第虞其傷

敗故自 官居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

稊荒倭虜緬播災變之作陞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 夫人以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

以 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已驚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 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以  
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

天永 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吏始 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

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

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

序用而林莽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闢其忠矣於是  
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  
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遴發也章奏之  
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  
黷情好之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  
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  
見錄之士必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  
引古道折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  
者可面決以一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誠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  
舉 陛下春秋 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

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  
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宮庭嚴邃回祿災

蔓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邁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 熟計脩省

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群

嵩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 故以爲消弭第一

請也 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

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  
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  
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  
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  
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  
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  
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陛下今日之災  
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陛下獻胤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  
者曰 陛下聖明欲持 乾斷往往意所將行

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英誼  
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

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

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 臣言可采除

躬禱謝 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

舉行外卽將 臣疏 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

名上 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脩皆實事無負

仁愛之

天心永衍昌隆之

國運則

宗社幸甚

臣

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

修省類卷二

七

天壇災請脩省疏

朱吾弼

萬曆三十一  
年六月十一日

臣等待罪南臺接閱邸報見

天壇雷火擊毀望

杆

天譴大非常矣

聖心警惕亟切脩

聖旨亦非常矣

臣等竊以管窺

天共布愚忠爲

皇上側身脩行萬一助焉夫

祖宗以

天所付託之天下傳之

皇上父

天母地而

爲之子郊社之禮以事

天地自有帝王以來有

其舉之鮮弗躬親者昔

皇上偶以靜攝遣代乃

今園丘之上無

袞冕之灌獻久矣父雖愛

子而子之定省違則必怒天雖眷

君而君之昭

事懈則必怒矧天子之位承之

祖宗者天位也

其職天職其祿天祿其命天命其討天討其恩天恩  
其威天威無非所以奉若天道者雖天道遠人道邇  
而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天人相感之際應如桴鼓捷  
於影響故詩曰命不易哉天監在茲聖詰之辟英誼  
之后法祖敬天無敢一念一動一時一地少屑越者  
災以召至變不虛生適

成祖碑成行禮之期致

園丘望杆擊毀之變

天怒有赫

聖衷靡寧

豈區區祝史之誠管轄之急避殿減膳青衣角帶之  
常可以回天而弭變耶臣等竊謂自

皇上深居密勿

君門萬里賢士沉淪中使流毒

舊章弗由臣民失所故仰拂

帝監而數年風霆

雷雨火雹之災見於

祖陵見於

孝陵又見

於長陵發祥之地震驚既遍今擊毀望杆於

園丘長陵碑成行禮之會夫豈偶然哉

天心之仁愛真董仲舒所云譴告之不足又出災異  
以警懼之者頻駭郵傳至於天壇且災極矣

皇上遇災而懼必非幡然猛省毅然改圖萬萬不可  
者臣等謂今日爲消弭計亟當躬禱

南郊效桑

林之自責而

祖宗陟降之神無不在

帝左右不可不親

廟告賴

祖宗在天之靈

祈

天永命其陳詞昭信於

天壇

祖廟者必曰今之觸

天褻

祖豈泰交隔於

廢朝常而咸虛室於弛講讀與言路塞於抑臺諫  
而賢關閉於忌忠直與職司曠於滯推補而冤氣結  
於繫無辜與怨聲騰於苦礦稅而脂膏竭於召司空

與抑怙勢有叢神之祟蔽明有煬竈之奸濫賞售冒  
功之欺峻法無不寃之頌旱澇靳肆赦之恩逋負多  
敲朴之瘠與於是實省實脩竭誠祭告先

郊而

廟俾一時臣民快覩

六飛之馭

五位之臨隨延見閣部大臣凡

祖宗典制一一

與天下更始酌其緩急次第振舉

臣

等謂屏姦邪完

計典釋繫逮撤中使補科道及兩都大寮各省撫按  
道府諸臣不可須臾緩者然後擇日復朝講下

詔顯忠良刑不濫施功無僭賞災傷之類仍勢難自

活者多方活之逋負之難前勢在必蠲者破格蠲之  
凜凜奉若天道而於天位天職天祿天命天討天恩  
天威毫無所私令 祖制一一由舊令臣民一一  
得所則天下之湮鬱盡舒 祖考之怨恫盡泯能

法 祖而敬天將人歸而 天與易災爲祥反

異爲常直在 皇上一轉移間耳倘侈文告仍闕

實脩復恬然若 天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惜民生已感人心思亂中原一動四夷群起  
五路之跳梁宰賽之作孽薊鎮報雷火之怪北虜獲

窺伺之奸在在兵端種種畏壘天方履猶然泄泄  
恐天不可回祖宗不可恃人言之繁興不  
可不爲之寒心矣臣等無任憂懼皇悚待  
命之至

日食請行實政疏

李雲鵠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上

臣等竊惟變不虛生而異常之變尤非細故天無虛  
倣而異常之倣尤當祗承今日日食何災也四月何  
月也兩年同見於一日何奇也尚可視爲泛常而泄  
泄從事哉臣等不諳占卜不知是何徵兆惟於是日  
同南京文武大小諸臣於禮部救護見陰霾氣象頃  
刻昏慘臣等相對驚歎以爲上天譴告獨此於

皇上爲最切焉蓋日者君之象日爲陰氣所掩海宇  
無光其象皇上數年以來爲羣小所蔽宣朗無

期乎其象

皇上數年以來靜攝深宮內外臣工

不能一覩

天顏乎象爲易見譴爲最真雖頃者

或示之山川或示之雷火或示之物怪人妖災非不

異或應於兵戈或驗於饑荒或見於

陵寢重地

變皆有徵彼時上天下地幾無寧相乃

皇上宵

旰食宵衣雖已布之綸音而做惕改圖尚未有形之實

政 天之心肯容已耶以故日食大變兩年之間

不一而足兩食之期不約而同

臣

等知其非偶然之

故矣况四月之朔又享

廟之期兩次易祭則仁

愛之心又豈獨上天爲然哉故知我 太祖與

列聖在天之靈其儆告 皇上亦與 天同矣

皇上敬 天法祖至虔至誠尚可不亟省耶而今

日修省之實亦惟願 皇上乾剛獨奮則陰翳自

息請自今日始速出臨御不當以宮闈自安下罪已

之詔滌已往之庇停殲稅釋獄臣補庶官發章奏爲

聖心之久蔽未開 天心之久恫未寧者銳然舉

行與民更始一如日食之後大明旋復照臨之下將

見魑魅魍魎不知遁之何所尚何有纖翳能掩其光

明乎善乎先儒子貢有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皇上今日

之謂矣臣等至愚無所知識亦惟於先儒之言三致意焉嗟嗟今之時勢已岌岌矣有識者咸謂民生日蹙時事日非正不勝邪盜賊蜂起一亂難收正在此時撥亂反正亦在此時

天心仁愛正在此時

皇上仰荅

上天以消譴告亦在此時蓋此時將

亂未亂之人心尚可收拾九死一生之諸臣尚可錄用

主德可以復完金甌可以復安過此則遲一

日更釀一日之禍 上天縱欲仁愛我

皇上也 臣等慮其無及矣 臣等與言至此涕淚交零

忝列言官回 天無計惟是懼今日災變非常大

非太平徵兆 臣等一念杞憂寢食俱廢謹合詞以

請惟願 皇上留意焉則我 皇上萬壽無疆

之慶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此一舉矣 臣等

幸甚天下幸甚 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星變陳言疏

孫居相舊唐曆三十一月上

臣惟我

太祖建都金陵我

成祖定鼎燕國

所稱重地非耶地重則災祥形見治亂攸關是不可  
以泛常視之者臣誤蒙 簡用備負 留都本年

十月初四日夜五更時分流星起於中天飛往東北  
光芒燭地有聲如雷少頃天鼓鳴響初八日未時分  
應天府牌坊柱孔突然出烟一刻方熄本日申時分  
孝陵第一尖忽然火起莫詰從來嗣是每夜見西南  
方一星甚明散光七道爍爍射人方具本奏

聞間隨於初十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奏稱九月二十三日東北方有星如椀大自參入宿後有二小星隨之又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四面紛紛交錯而行此皆異常災變也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之者今旬日之間災異數見而且見於兩京都會之地此豈無因而至耶臣聞谷永有言王者躬行道德則五徵時序祥符並降違道妄行則咎微著郵妖孽並見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我皇上邇年以來

厚生靜攝未有勝政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

召對罕聞於 便殿宴遊適見於山園土木繁興而  
不休珠寶宣索而無節宦官無功而冒蟒王之榮臺  
諫無罪而蒙譴摘之罰聽言利之臣則小民之骨髓  
幾空信讒邪之口則 國家之忠良繫獄叅隨賤隸  
也逼殺 命官而聽其漏網閹豎所役也毆辱

爵宗而若罔聞知生者愁嘆於朝野死者悲號於窀  
穸傷天地之和氣重 祖宗之隱憂夫是以天象

見異 山陵示警在 天地 宗祖若以此

做悟 皇上而俾之恐懼修身者詩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恐懼也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言修省也故古有遇災而祇懼者則天意卽回有謂天變不足畏者則禍亂踵至此治亂安危之大機欲保世弭變者若之何而可忽哉伏願 皇上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

痛懲前愆嘉與海內更始 時享卽不能俱舉也

獨不可間一親承以修仁孝之實歟 常朝卽不能盡復也獨不可稍勤 臨御以答臣民之望歟

宮殿雖有不得已之役獨不可及時告完以省漏卮

之費歟珠寶雖有不得已之用獨不可少爲樽節以  
免竭澤之憂歟礦稅雖有停止之日獨不可先撤內  
使逐棍弁而以額貢之數責撫按歟由是而修

召對之典由是而節無益之遊由是而慎賞罰之施  
由是而釋忠良之獄其逼殺縣官毆辱宗藩者各

寘之於理則人事旣修天心自順禳禍爲福返災爲

祥星辰有不順軌山川有不效靈者臣不信也臣猥

以庸愚備貪言責旣不能蚤見預言以弭災咎又不

能因變陳說以裨聖修倘將來災禍或不止此

臣雖萬死不足贖其罪矣是用不避忌諱昧死披陳  
伏惟 聖明垂察 臣謹薰沐祈禱之至

消弭天變疏

胡

鶚

萬曆三十一

年

臣等聞天變非無故而遂起也每由人事之感召亦非無應而卽止也恒兆將來之隱禍是故聖王遇變必側身修行拔濯更始誠畏之也從古災異之大者莫過於日食頃則日食於四月之朔矣夫四月爲純陽用事之期日不宜食而况朔日爲孟夏

廟享之日乎迺上天垂戒適與祭告合遂令

廟享定期因而更易是上天示儆之意非曰僅如尋常且又藉祖廟大典以爲我皇上悚動之

也尚可泄泄然而不思其故乎哉我

皇上勅天之誠海內欽仰邇歲以來一二舉動未合  
天心偶于往歲違和下省躬之  
詔曠稅議罷燒

造議停誣獄議雪廢臣欲錄權騰海宇以爲堯舜復  
興唐虞真再見矣乃渙汗復反屯膏未施是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心尤不欲其遂已也故往  
歲秦報河竭矣閩報星變矣未幾而群星亂流爲兩  
都萬目之睹未幾而  
孝陵火燃在根本發祥之  
地迺今於孟夏  
廟享之期而復示日食之儆我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萬古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有若是乎曾聞其變之疊見而疊異者可晏然視之以爲常乎董子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災異以儆慎之尚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怒人主實所以仁愛人主也人主而誠知所應則震怒實爲休祥人主而不知所應則仁愛終爲譴責我 皇上臨馭以來遵成憲爲

著龜守儉德爲型範農民感輕徭薄賦之澤商旅歌

未遠能邇之仁豈不誠上聖之休懿而綦隆之盛際  
也夫何自 兩宮 三殿相繼告災之後土木之費  
漸廣水衡之錢不繼乃稍稍遣中貴遣緹騎而出矣  
開礦不已轉而爲收稅餘鹽不已轉而爲變產爲稅  
契爲珠池爲寶井爲採金所差遣者數十輩所帶原  
奏叅隨委官則不下數千百如狼如虎如鬼如蜮指  
居者而嚇之曰盜礦指行者而嚇之曰漏稅乘宗族  
之搆讞而獻之曰損資乘百姓之買遷而許之曰漏  
契順其意則至於罄產不順其意則至於殺身商旅

爲之悲啼行道爲之咨嗟

皇上得而聞之乎匹

夫斷命於錢布無辜自盡於誅求

皇上得而睹

之乎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爲民之父母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今之禍敗何適蔑有其誰不知而父母斯民者計獨有守令長吏耳乃宵人群小且得以衡命撓法之章動

即先入易聽移

上意卽有朝士之連章累牘必

無以勝其鑠金銷骨之螫吻鈎連之逮捕之沉滯園扉竄伏草野縉紳短氣道路傷心嗟乎人臣不愛其

爵祿不惜其軀命凡以爲民耳乃身之不保而民於何有焉夫天之立君凡以爲民也今日閭閻之景象若此誰謂變故之疊出天心爲無意乎哉臣等謂我皇上之荅天惟有悉反新政信前日之

詔旨而

已常考我

太祖之遇災而懼有曰人事邇天道

遠得民心者則得

天心矣大哉

王言萬世

祈天永命之要旨也伏願我

皇上體上天仁愛

之心念祖訓憫民之

旨大奮

乾斷銳然更

化速下

明詔撤回中使若礦若稅若採金珠若

織造燒造諸不便於 國家有害於生民者一切報

罷而又念被逮諸臣無非爲民爲 國祇因上干

天怒久繫囹圄度時如歲相繼死者且不知其幾於  
是廣好生之仁發慈悲之念且爲矜釋則 雷霆

兩露罔非 君恩特在一轉移間耳累年斥逐諸

臣皆 上天篤生以需我 皇上用者懲創旣

深財猷更裕勿拘常格登之要途則前日之

詔旨一一不爽而 朝野之人情爲之允快自是

而 郊廟必親勿令代攝自是而章奏批發勿令

留中自是而員缺必補鬱滯自是而 兩宮告完以  
杜漏卮則海內氓黎再覩更生之慶內外臣工咸荷  
無方之恩人心胥悅 天心自回凡天變之來悉  
轉而爲休徵之應矣<sub>臣</sub>等所謂深維理道 亟圖脩  
弭以荅 天譴而奠 宗社者誠無出此是在

我 皇上獨斷而行之耳<sub>臣</sub>等諤叨 聖恩濫

竽言官之列用是不避忌諱昧死披陳伏惟

聖明垂鑒<sub>臣</sub>等曷勝惶悚之至

天變請補缺官疏

李雲鵠

本月初七日據署揚州海防兵備道揚州府知府朱錦申據泰州申稱本州陰陽學陰陽生王彥呈稱八月初四日戌時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激自南方震響至東而下更初而起更餘而息經今二日未止事屬災異呈乞申報等情到學備申到州據此卑州於初六日戌時靜聽果爾其聲自南而來漸高至東而下漸微其響似潮聲而怒至初十日猶然不止其時依然不爽考之五行傳以爲兵象訪之父老以爲嘉靖

年間天上曾有此聲後果倭奴入犯淮揚搆禍不小據此看得上天鑒視變不虛生今不雷而作噴不雲而雨聲且每至夜分騰騰怒起綿綿不息士民耳目之靡不驚駭震怖卑州敢不脩省以挽天變第恐非一方關係蓋夜分陰氣也天聲似怒殺氣也兵家陰象也自南而東海氣也五行之書固非無據民間記覩猶有明徵况今民間憂愁悠悠上干天怒而倭奴窺伺耽耽思亂未形今日之變其爲兵亂之象可知事干 題請等因備申到道據此爲照今歲水旱

相仍閭閻饑饉人心惶惶隱憂正切上天垂示如此  
况值小汛之期泰州濱臨邊海倭奴情形莫測外禦  
內虞深爲可慮等因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駭愕方屬  
草具題間又聞鎮江府亦有天響之災且本府西  
南九華山忽裂有二三尺濶下視黑暗此皆變出異  
常皆臣不職所致除一面修省并行沿江文武衙門  
整搦兵馬倍加防守外看得上天下地以清寧爲常  
今天鳴地裂誠古今所稀聞者乃一旦見于泰州鎮  
江府等處地方天響占係兵端往事又屬倭兆大屬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可虞而華山之裂又適在一時總之皆天怒土崩兵起民離之象而地方人情覩此異變兼值今歲春苦雨夏苦旱麥稻無收盜賊紛起靡不洶洶然恐禍亂之旦夕至者臣新蒙 皇上差巡下江帶管上江

業于前月二十八日蒞任矣甫十日卽值此異常災變旣慮 陪京又慮江防驚懼失色莫知所措將責之道府乎而揚州道與淮徐道徽寧道缺矣鎮江府與池州府缺矣將欲倚之南司馬乎叅贊尚書久未補矣侍郎臧惟一又在告矣將欲出巡料理乎而臣

衙門御史除蕭如松給由赴京外見在止臣等三人  
且各管數差日不暇給臣所管中南兩城無人代矣  
所管四道印信無人掌矣內外門禁及抽分等差無  
人交矣顧此失彼前出後空近見邸報馬島狡倭又  
與朝鮮構隙爲謀叵測倘一旦揚帆而來或草澤奸  
雄乘釁而起地方無官將何所責成乎臣雖不敢少  
愛微軀竭蹙從事亦豈能以一手之力挽萬里江海  
之鯨波置地方于磐石乎伏望

皇上念

天地之交變

留都之可虞缺官急在

燃眉補用時不可緩

勅下吏部將南京叅贊機

務兵部尚書并兩江道府諸臣作速推選才賢者請  
皇上卽賜點用令其刻期到任管事併乞將近日推  
陞南北各部寺候缺諸臣原係奉

旨備選省臺

者卽遵往例量改御史數員或先以南一二員就便  
與<sub>臣</sub>交代俾<sub>臣</sub>得一意整理江防事務此今日第一

喫緊事惟冀

皇上亟賜採納

宗社幸甚地方

幸甚

<sub>臣</sub>愚幸甚

<sub>臣</sub>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